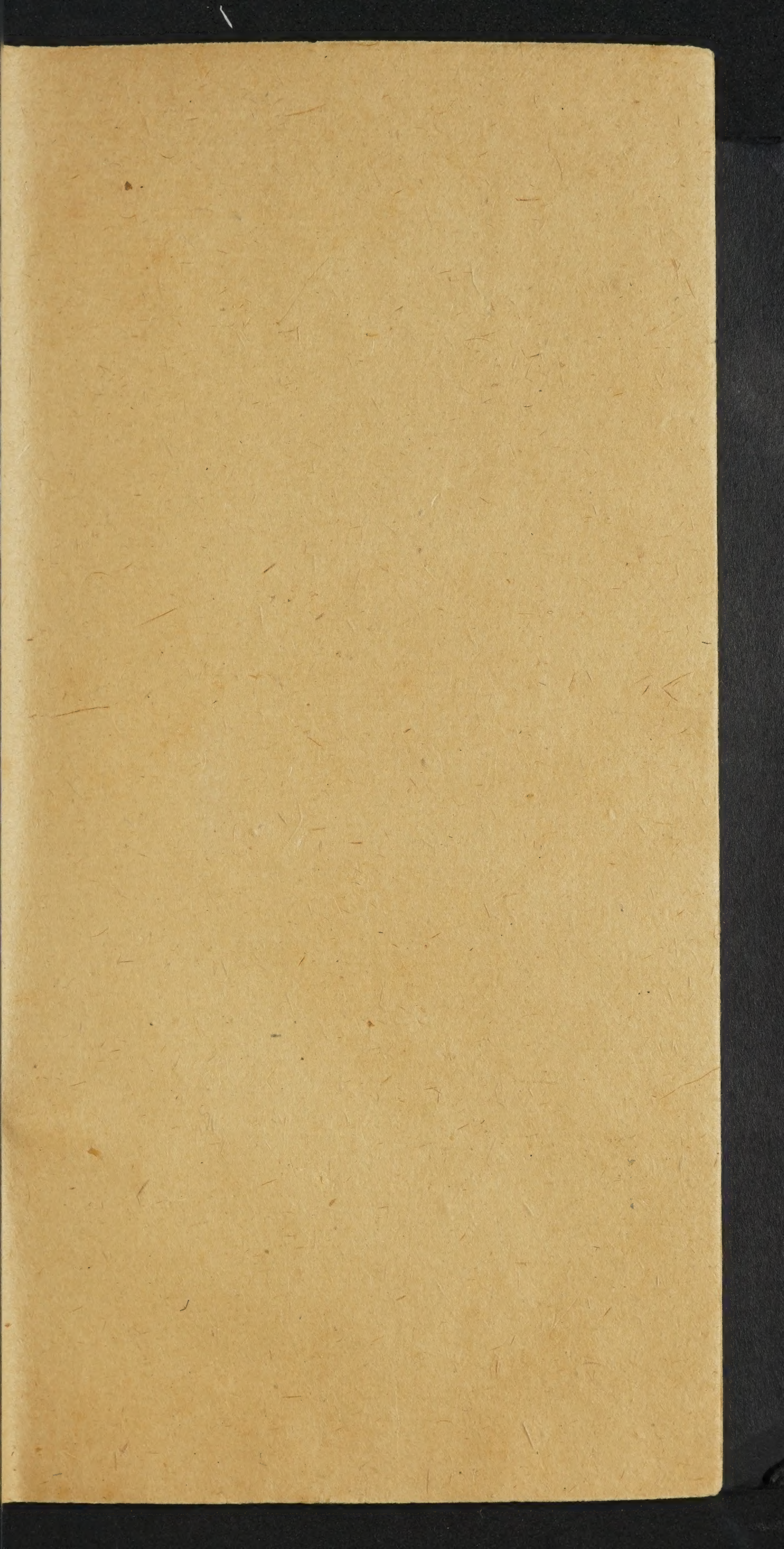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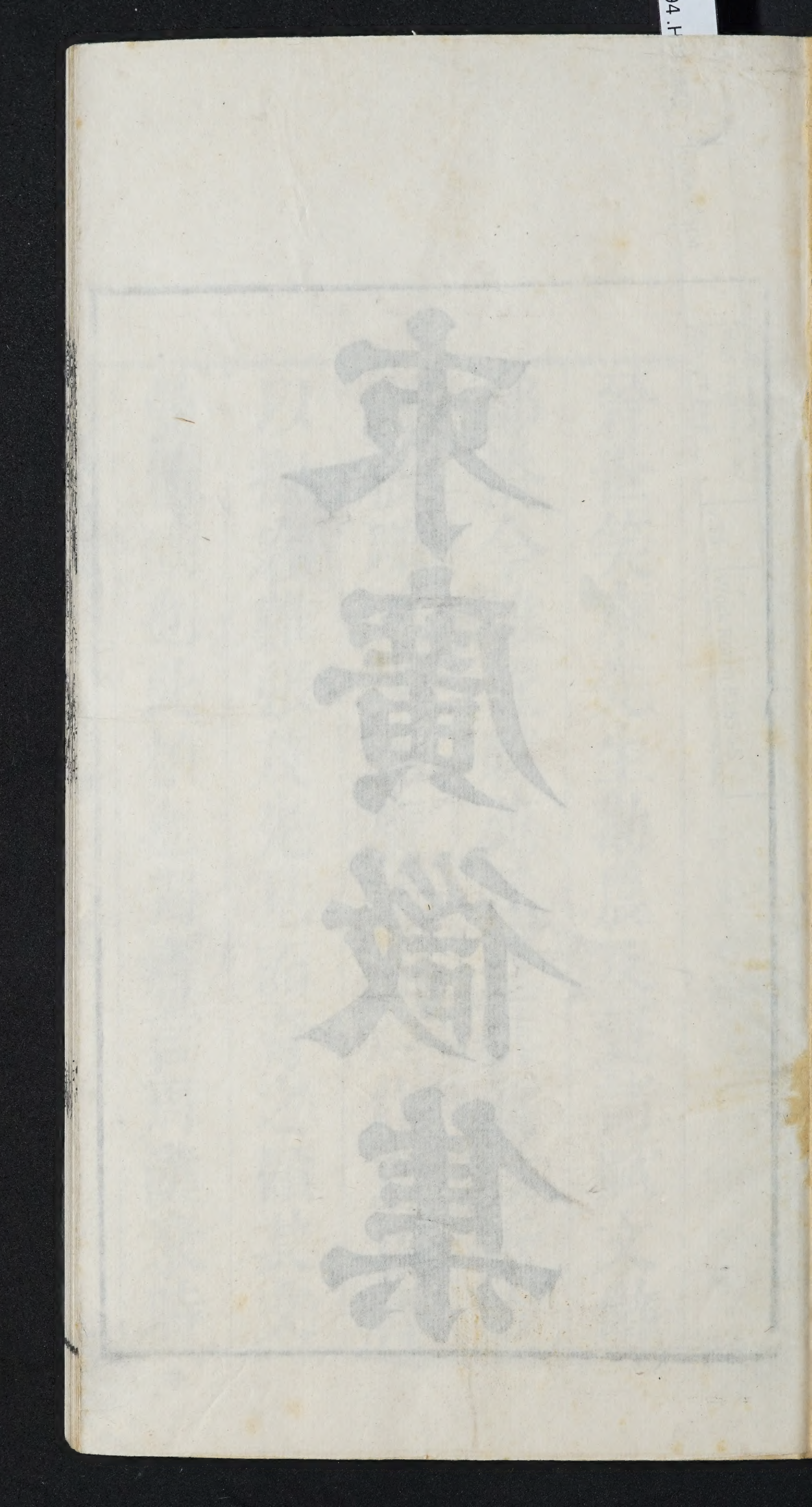
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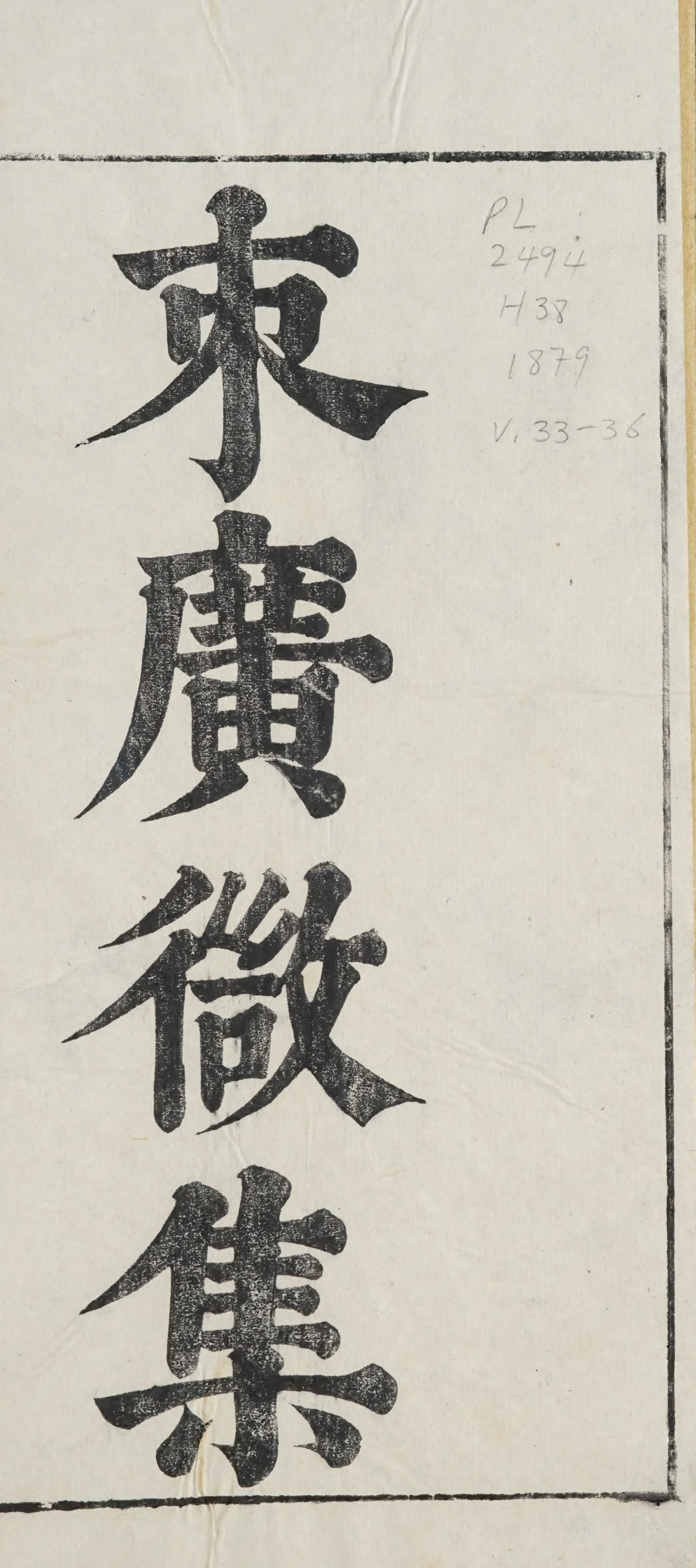
東廣微

夏侯常侍

第三十三冊







東廣微集

束廣微集題辭

晉世笑束先生勸農及麪諸賦文辭鄙俗今雜置賦苑反覺其質致近古繇彼雕繢少也廣微沈退作𫝀居釋以擬客難張茂先見而奇之顧其文曼倩鞹也此粕也獨嫓言周漢衰時

禍福無轍朝卿相夕鼎烹功名之士
可爲嚙指出血當途典午牝鳴狠噬
衣冠達人誅無遺種中散幽憤之詩
逸民崇有之論俱無救於溘死始知
太虛玄鑪嚴叟鄭老投足天地不如
一卷豈虛談乎集中數議爾雅之文

不愧典册補亾詩志高而辭淺欲以
續經罷不勝任也三百風微古詩終
絶韋孟諷諫傅毅廸志俱非昔響降
而西晉誰爲朱絃哉汲墓竹簡嵩高
科斗自傳學者觀之直其戶牖書也
曲水之對見榮人主何異東方名藻

神中壘辨貳負乎

婁東張溥題

晉束廣微集目錄

賦

論

東廣微集目錄終

晉束廣微集卷全

晉 束皙廣微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貧家賦 載藝文

余遭家之轗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勤身以勞思，丁饑寒之苦辛，無原憲之厚德，有民斯之下貧，有漏狹之草屋，無蔽覆之受塵，唯曲壁之常在，昔弛落而壓鎮，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於膳珍，

涉孟夏之季月迄仲冬之堅冰稍煎慼而窮迫
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無被於狂攘而妄牽
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債家至而相敦
乃取東而償鹵行乞貸而無處退顧影以自憐
衒賣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饑年煮黃當之草菜
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沸薪欝紲而不燃
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苦而饑懸丈夫慨於堂上
妻妾歎於竈間悲風嗷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餅賦 載蔬文

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緜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勸農賦 載菽文

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當乎勸農專一里之權擅百家之勢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賦度乎頃畝與奪在已良薄澹口受饒邸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場功畢

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則豚雞爭下壺榼橫至遂乃定一以爲十拘五以爲二蓋田熱啖紆其腹而杜康啞其胃

近遊賦 載蓺文

世有逸民在乎由曠宅彌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賤於下里寞玄澹而無求乘箕軺之偃蹇駕蘭單之瘢牛連𨍭索以爲鞅結斷梗而作鞦攀葦門而高蹈堨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雞轂於歲首收雞雛於物牙其男

女服飾、衣裳之制、名號詭異、隨迭設繫襦以御冬。黃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裙為素條之殺。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嫃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問隙遣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讀書賦 載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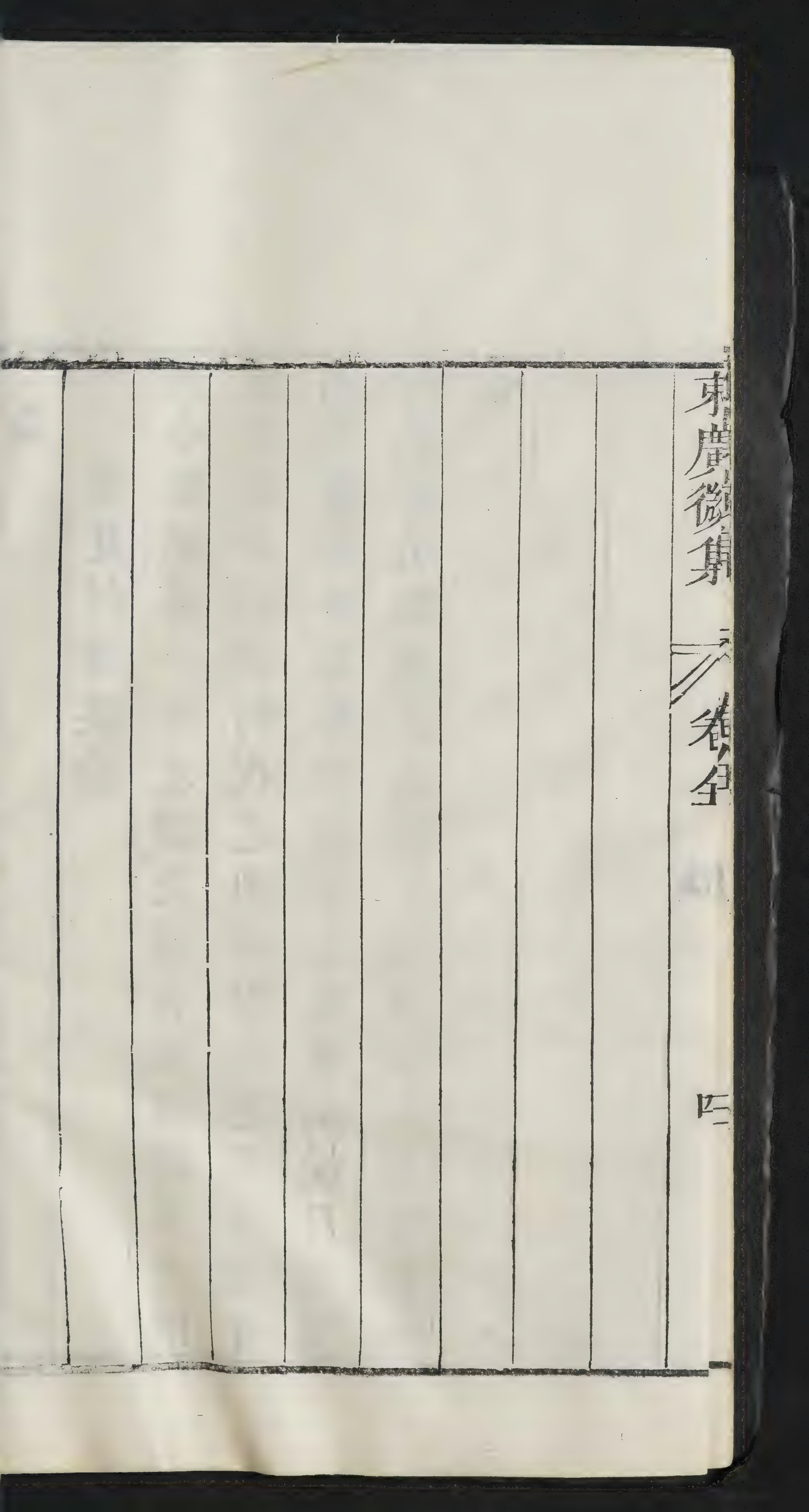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

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唫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唫而負薪、賢聖其猶孳蘖況中才與小人

論

春夏封諸侯論

月令所紀。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今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議

廣農議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害一曰地理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畎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理可以計生人力可

以課致詔書之旨亦欲將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牛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齋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牸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

是其弊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
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
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
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
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貯水停洿。
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
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
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
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兖豫汙

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
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
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滎山川而霖雨息
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
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
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邱界。今者繁盛。合五六
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上
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
内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

之大益也。

高禖壇石議

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爲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否。博士議祀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旣已毁破。無可改造。說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爲。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太常以爲吞卵之言。蓋是逸俗之失義。因今毁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東晳議。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置石如舊。

夫未詳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

覡得太子。始爲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愼五經異說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主繇來尚矣。祭禮龜策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肅。愚所未安也。

婚姻以時議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

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邱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書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

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晩迨氷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甯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廻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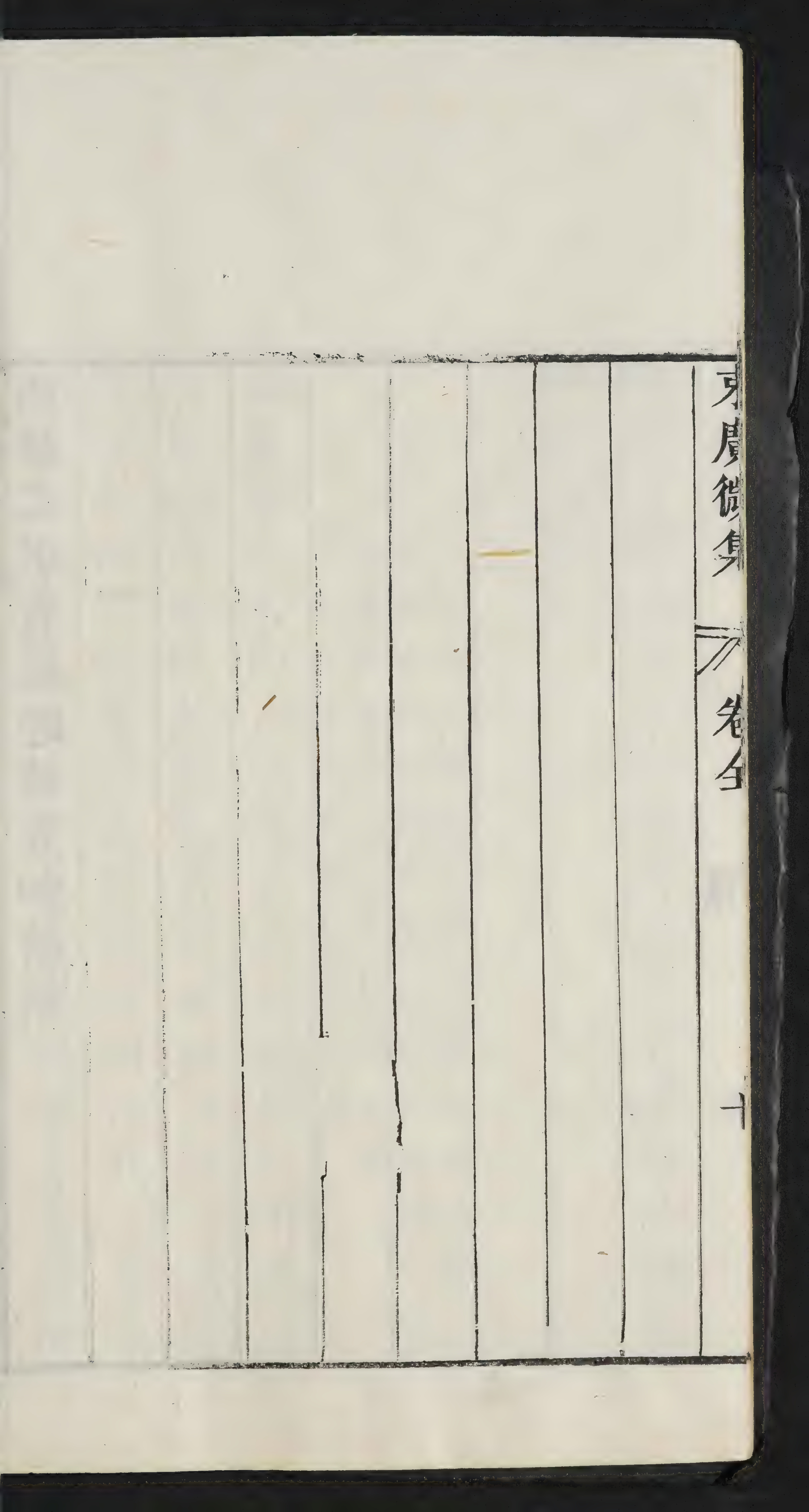
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猶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東晳議、

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令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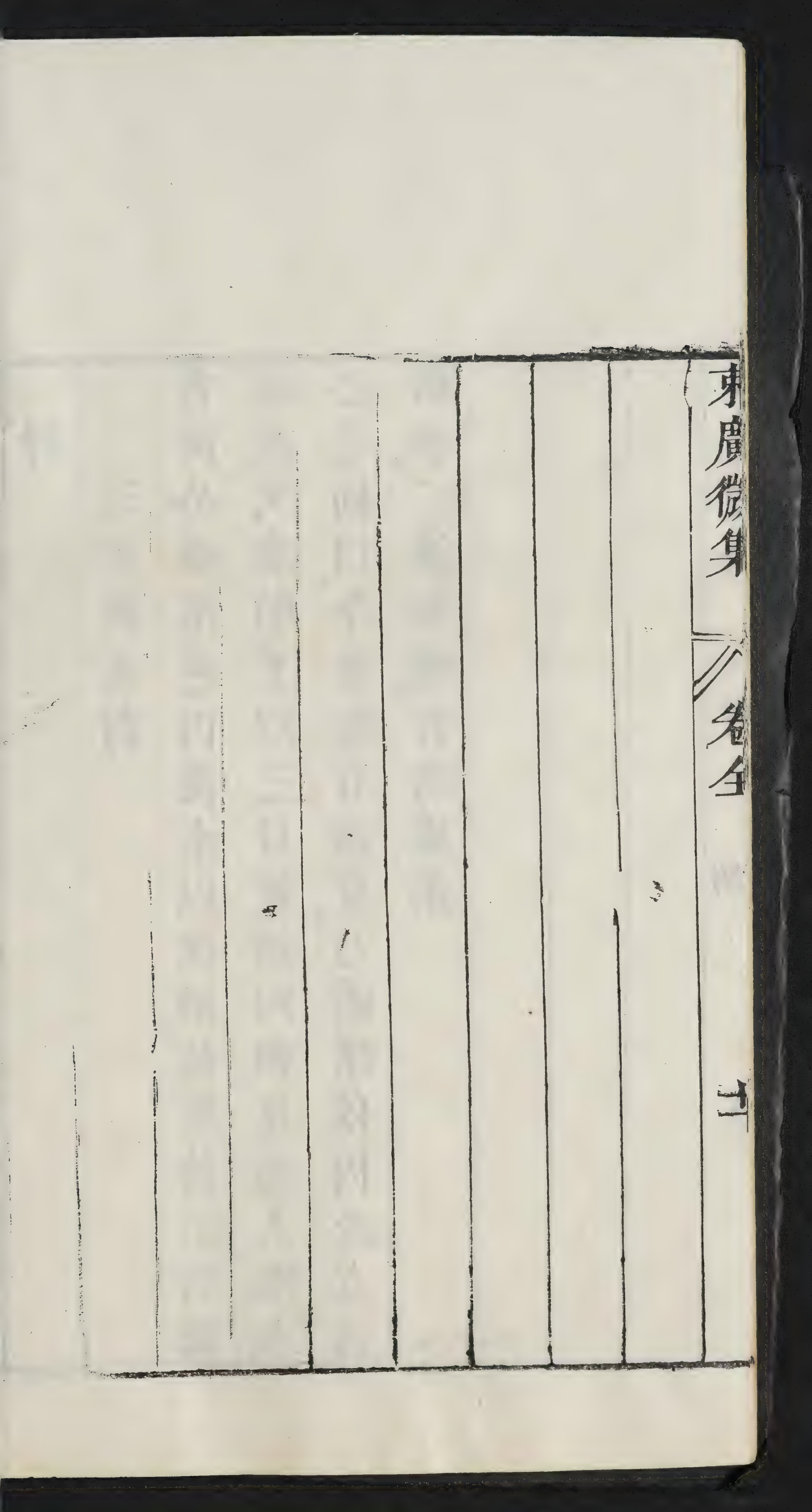
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宜如舊稱。



對

三日曲水對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



弔蕭孟恩文

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日夕同遊。分義丞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血肖。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得自徃。致文一篇。以弔其寃。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案、奉脯修一束麥糒一器。以致祠於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退登形骸幽匿有邪亡邪、莫之能測、敬薦薄饋、寃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弔衛巨山文

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晳有好交、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晳頃聞飛虎肆暴竊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冀方、來赴來 闕 遙望子第。銘旌蔟立。旣闚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動、載號載泣、歔欷升階。子不我揖。引袂受祛子不我執。寃兮寃兮、于焉棲集

雜文

玄居釋

東晳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尙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藝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執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鷂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

逸龍振光燿以驚沈鮪。徒屈蟠於陷井。聃天路而不游學。既種而身困。夫何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四大道于環堵。苦形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飡蔬

終身以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
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訓謹聽余志昔
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
翔林蟣蛁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
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
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
安其業交而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繇洗耳
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此
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恥爲七八

之嘻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巍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巳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臨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宵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

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鞶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菴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廻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

底之莽爲臭守分任可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甯文裘而掩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稸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立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

躁務之所棄。雖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邱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集語

薄氷凝池非登廟之寶。霖露垂林。非綴冕之飾必將採素璧於層山。探圓珠於重泉也。

詩

補亡詩六首

有序　詩家直說云、束晳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

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于是遙想既往、思存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循彼南陔、

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泊、噬鯇捕鱺、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之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懈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阪、蒨蒨士子、湟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邱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邱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稸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由庚萬物由其道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

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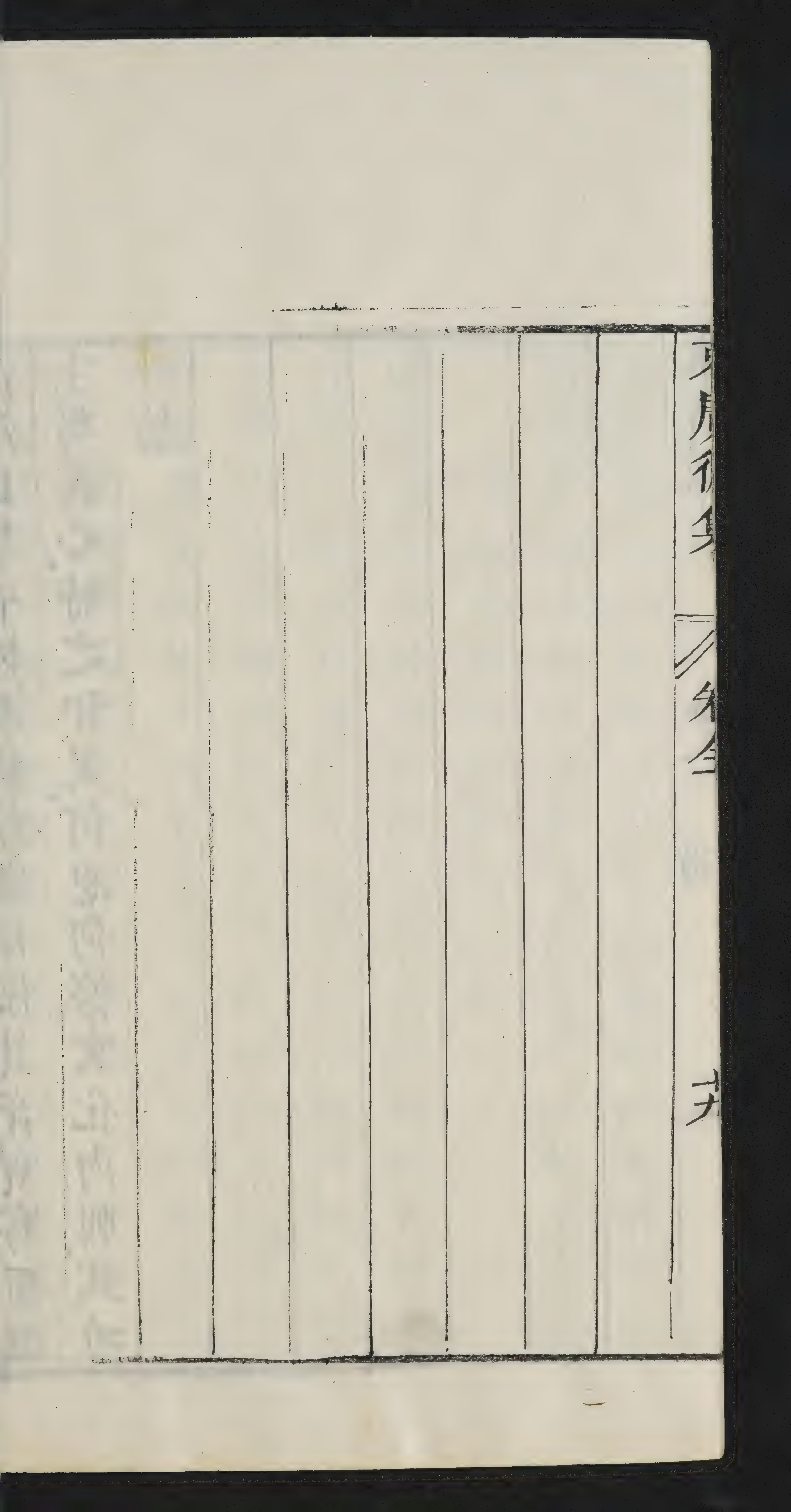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瞻彼崇邱，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魚游

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
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
外悠



本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晳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

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晳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餅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召晳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

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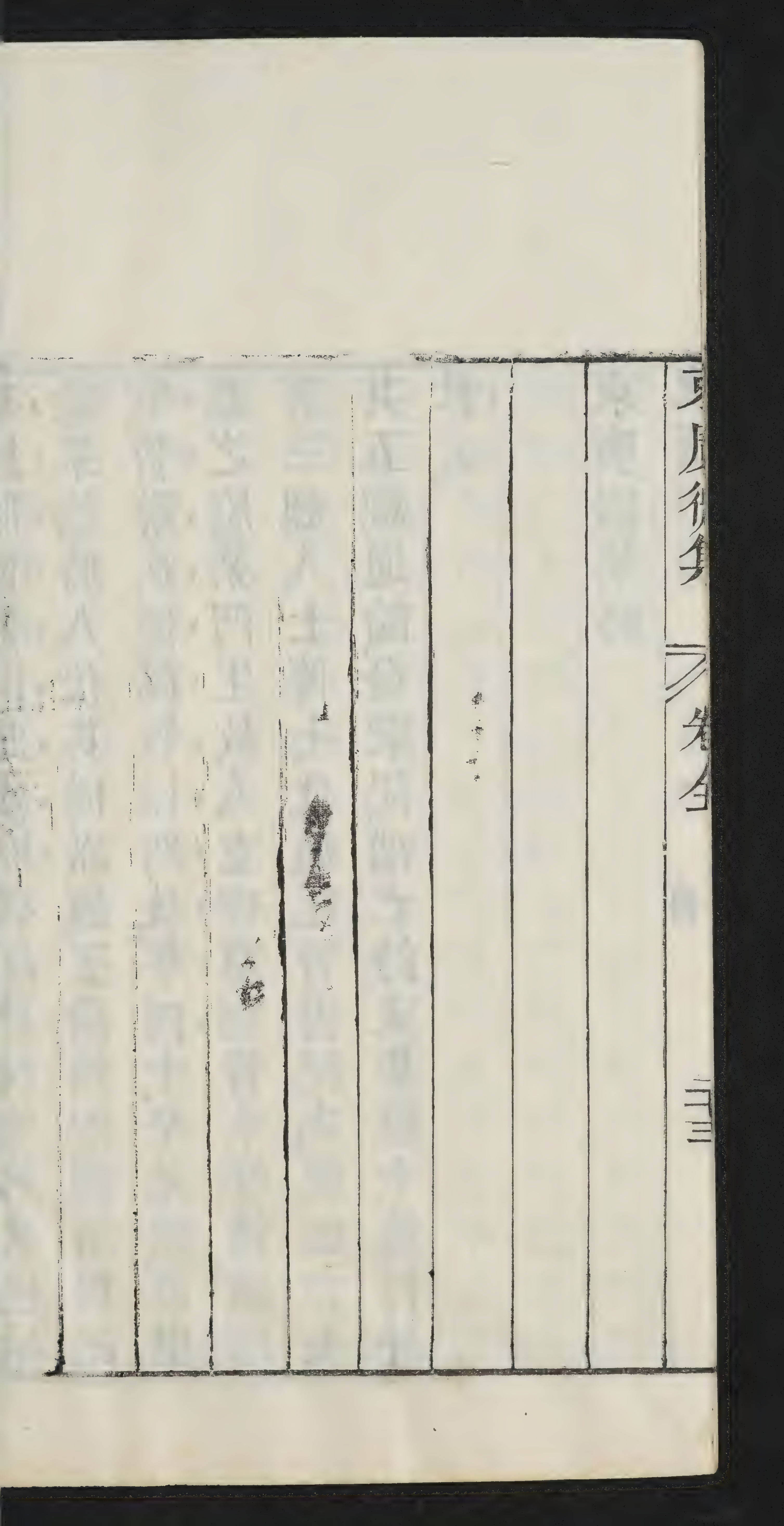
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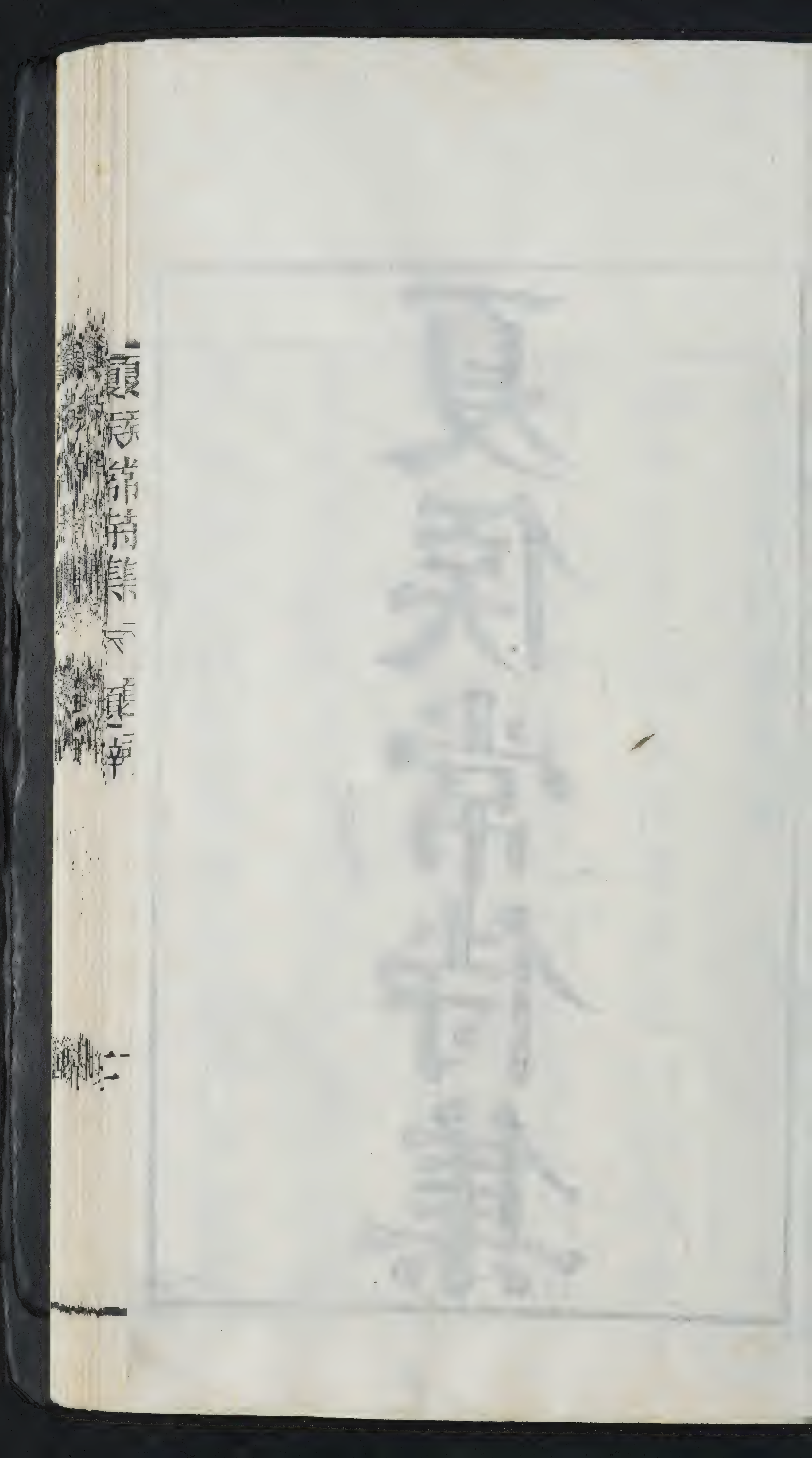
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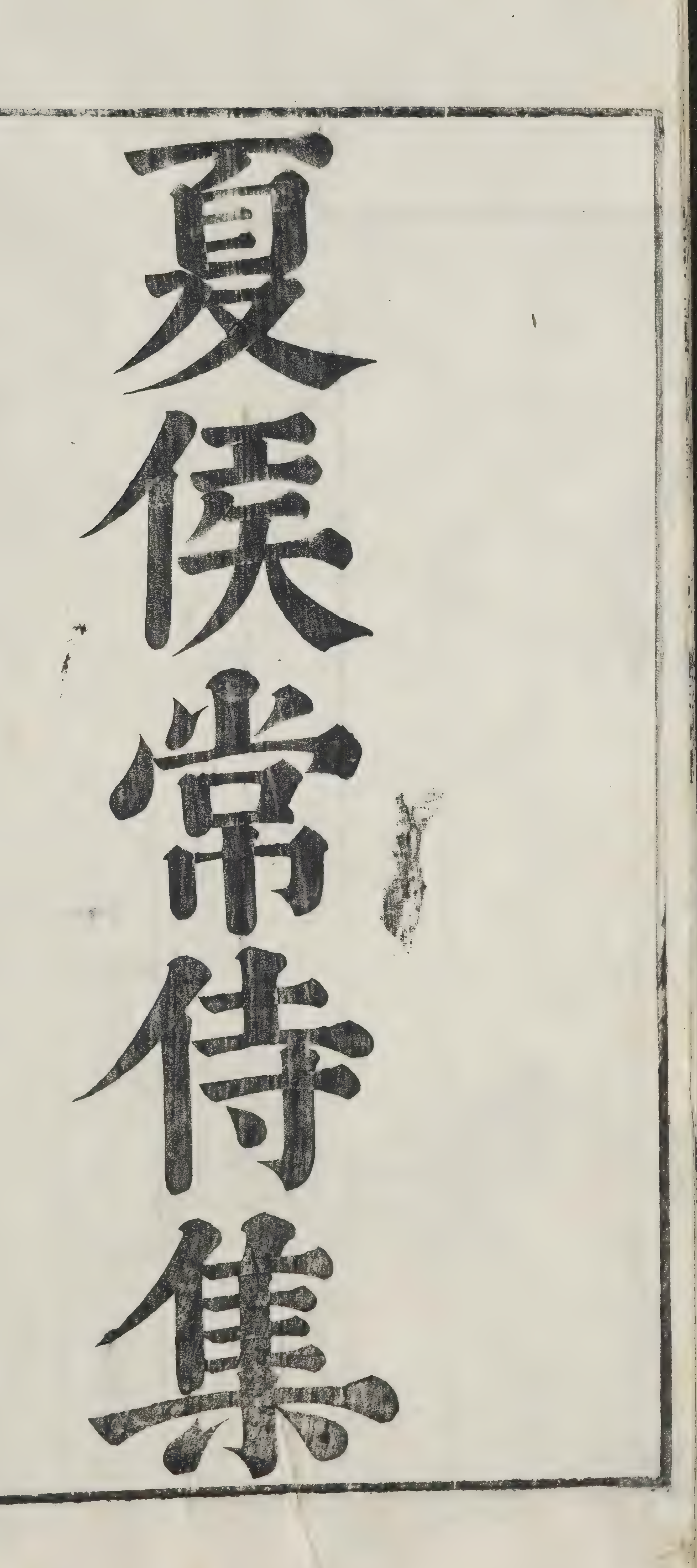
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

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皙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皙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束廣微集終







夏侯常侍集

夏侯常侍集題辭

潘安仁之誄夏侯孝若也曰執戟疲楊長沙投賈余讀其詞竊嘆文人相惜死生尤見抵疑之作班固賓戲蔡邕釋誨流也高才淹躓含文爲懷鋪張問難聊代萱蘇縱觀西晉𤣥居摧

論釋勸釋時文皆近是追踪西漢邈
乎後塵矣昆弟誥總訓群子紹聞穆
侯人倫長者之書也但規模帝典僅
能形似刻鵠畫虎不無譏焉周詩上
續白華志猶束晳補亡安仁誦之亦
賦家風友朋具爾殆文以情生乎賈

謚二十四友安仁居首母氏數誚不
知省改白首之識貽親以僇孝若連
璧未或同熱長歸雖先幸不及禍其
離親詠有云苟違親以從利令匪曾
閔之攸寶余爲三復泣下孝弟文雅
盛名得全者此爾東漢趙威豪猶嘔

血未及況他人乎

婁東張溥題

夏侯常侍集目錄

賦

序

誥

贊

傳

詩

附錄

夏侯常侍集目錄終



夏侯常侍集卷全

晉譙國夏侯湛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雷賦

伊朱明之季節兮、暑熇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火曤以南升、大明黯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掣丹霆之皓玹兮奮迅雷之崇崇、馳壯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地中、徒觀其霰雹之所

種鑿火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澆沃流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擢破遇拔則纖溺山林爲之崩盪羣生爲之震碎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肅於天高嗟乾坤之神祗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之制刑擬雷霆於征伐愜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合於大象兮焉濟道以成哲

春可樂賦

春可樂兮樂東作之良時嘉新田之啓萊悅中疇之發菑桑冉冉以奮條麥遂遂以揚秀澤苗

翳渚、原卉耀阜、春可樂兮、樂崇陸之可娛、登夷岡以迴眺、超矯駕于山隅、綴雜華以爲蓋、集繁蕤以飾裳、散風衣之馥氣、納戢懷之潛芳、鸎交交以弄音、翠翾翾以輕翔、招君子以偕樂、攜淑人以徵行、

秋夕哀賦

秋夕兮遙長、哀心兮永傷、結帷兮中宇、屣履兮閑房、聽蟋蟀之潛鳴、覩遊雁之雲翔、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流光、木蕭蕭以被風、階縞縞以

受霜、王機兮環轉四運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將兮涉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思繁、

秋可哀賦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蕭條、火迴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氣高、壤含素霜、山結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遷行以收暉、屏絺綌於篋笥、納綸縞以授衣、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陳、蕪綢篠朔以歛絺、密葉槭以隕疎、雁擢翼於太清、燕蟠形乎榛墟、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遙長、月翳翳以隱雲、時籠籠以

投光映前軒之踈幌炤後帷之閑房拊輕衾而不寐、臨虛檻而搴裳、感時邁以興思、情愴愴以含傷、

大暑賦

惟青春之謝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於是大呂統律、祝融紀節、蒸澤外熙、太陰內閉、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扶桑艴其增熿、天氣曀其南升、爾乃土墳隧坼、谷枯川竭、寒泉潛沸、氷井騰沫、

洪液蒸於單簞兮珠汗霑乎絺葛溫風翕其至兮若灑湯於玉質沃新水以達夕振輕箑以終日

禊賦

鈴鳴

羨暮春之嘉辰美靈氣之和柔結方軌於泰路敷令節而宣遊爾乃擢翠旗垂繁纓徽雲乘軒清風卷旌飛輪猋起良馬電驚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煥羅縠翠翳連蓋縈香丸於素襟結九齡乎時外粲爛爏韡焜瞱發越

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背緑柯、
雲幕高接、丹組四羅、

梁田賦

嬉於夷壼之廣陸、步于大野之長京、察田疇之
疆畔、觀遊雉之逸形、

夜聽笳賦

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惟人情之有思、
乃否滯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閭兮鳴笳、鳴笳
兮協節、分唱兮相和、相和兮諧慘、激暢兮清哀

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由之歎乖仲棄兮更纏遷調兮故顏披凉州之妙操搟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游響來楚妃之絕歎放鶤鷄之弄音散白雪之清變

鞞舞賦

尊奇巧於樂府兮苞殊妙乎伶人匪繁手之末流兮乃皇世之所珍在廟則格祖考兮在郊則降天神納和氣於兩儀兮通克諧乎君臣協至美於九成兮等太上乎睿文

雀釵賦

覽嘉藝之機巧、特精思於雀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團團而應規於是姸姿英妙之徒相與競變飛寵並修勑理袿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玹玹、收紅顏而發色、流眄閒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邈、常逍遥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釭燈賦

殊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烟、致巧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曜於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宇、焰煜爚于茵筵、煥炤[火析]乎屏組、

繳彈賦

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觀飛鳥賦

見逸遊之高鳥、邈飃颻而殊逝、擢華毛以迅驚、迴勁翼以揚勢、披六翮之聯翩、振輕體之迢遰、

遂乃矜形遼廓、馮虛安翔、翩翻徘徊、上下頡頏、動素羽之習習、亂白質於日光、玩流氣以差池、弄長風以抑揚、攝雙翅以高舉、舒修頸以儀佯、目悅妙勢、心嘉羽儀、愛惠音之嚶嚶、美弱翰之參差、蹔高凌於景外、又抑身乎雲崖、乍來乍往、若懸若垂、象流星之離天、似圓物之墜危、何斯遊之自得、諒逸豫之可希、苟臨川而羨魚、亦觀翔而樂飛

玄鳥賦

觀羽族之羣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而遊蟄、擢翾翾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挺參差之修尾、發緇素之鮮色、及至大火西景、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噏至和之精粹、澹恬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虞衆物之爲害。獨棄林而憑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受祥而皇祗、故遺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置高禖以表神、類鸞皇之知德、象君子之安仁、爾乃銜泥構巢、營居

傅桷積一彖而不已終累泥而成屋拾柔草以自藉揉懦毛以爲蓐吐淸惠之泠音永吟鳴而自足

獵兎賦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眺蒿萊摘盱榛穢落日攢慨傍窺蓊薈視㲋兎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絶箭激驚伏並犨搜陵危險覔歷岡阜留罾挂於重林疏罝結於通藪密罟驚視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

銳殳、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紛欻赫、以驚鶩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焭、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且不及暮、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謏而下猘、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愍桐賦

有南國之陋寢植嘉桐乎前庭闡洪根以誕茂豐修幹以繁生納谷風以疏葉含春雨以濯莖濯莖夭夭布葉藹藹蔚童童以重茂薈蒙接而相蓋蔽陰澹之南表覆陽阿之北外於是詰朝之暇步趾前廡春以遊目夏以清暑昔詩人之所稱美厥生之攸奇植匪崗其不滋識非條其不儀

芙容賦

臨清池以遊覽觀芙容之麗華潛靈藕於玄泉

擢修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迴縈
外散菡萏內離、的出豔發、葉恢花披、緣房翠蔕、
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牙、點以
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淯
葩、摘圓質、析碧皮、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
異乎橙橘、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

石榴賦

覽華圃之嘉樹兮、羨石榴之奇生、滋立根於夷
壤兮、擢繁幹於蘭庭、霑靈液之粹色兮、含渥露

以深榮、若乃時雨新稀、微風扇物、藹萋萋以鮮茂兮、紛扶輿以蓊鬱、枝摻稔以環彔兮、葉鱗次以周密、纖條參差以窈窕兮、洪柯流離以相拂、於是乎青陽之末、朱明之初、翕微煥以摛采兮的窟璨以揚敷、核翠萼於綠蔕兮、冒紅牙以丹蕡、艴然含蕤、璀爾散珠、若乃叢統始裏、聚葩方離、潛暉蜿蟺、綠采未披、照灼攢列、熒熒玄垂雪醒解餚、怡神實氣、冠百品以奇仰、邁衆果而持貴、

宜男花賦

淑大邦之奇草兮、應則百之休祥稟至貞之靈氣兮、顯嘉名以自彰、冠衆卉之挺生兮、承木德于少陽、體柔性剛、蕙潔蘭芳、結纖根以立本兮、靈渥液於青雲、順陰陽於滋茂兮、笑含章之有文、遠而望之、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觀之、若芙蓉鑒綠泉、萋萋翠葉灼灼朱華、曄若珠玉之樹、煥若景宿之羅充后妃之盛飾兮、登紫微之內庭回日月之暉光兮、隨天運以盈虛

朝華賦

谷神樹之修異、實積陽之純精、蛻潛根以誕節、據川壤以擢莖、皎日升而朝華、玄景逝而夕零、逮明晨而緐沸、若靜夜之衆星、長莖攢起、柔條列布、濯靈柯於時雨、滋逸采於豐露、灼煌煌以煒煒、獨崇朝而達暮、於是茂樹蓊蓊、纖枝颻颻潛光玉朗綠葉翠鮮

浮萍賦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瀲以澄

茂兮、羌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以舒形兮發翠綠以含縹蔭修、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清潦、既淡澹以順流兮、又雖容以隨風、有纚薄於崖側兮、或迴滯乎湍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漂往來其無窮、仰熙陽曜、俯憑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寓、濤擾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往、内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絕黨、萍出水而立枯兮士失據而身枉觀斯草而慷慨

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薺賦

寒冬之日余登乎共畦步乎北園覿衆草之萎悴覽林果之零殘悲纖條之槁摧愍枯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氷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含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承安性於猛寒羌無甯乎煖燠齊精氣於款冬均貞固乎松竹

瓜賦

入菓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黃斑落蔕離母漬於清泉

設難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纫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

年英耀秃落、羽儀摧殘、而獨雖客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

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客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敝室，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

曰敢祗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巳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卻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

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姸。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

欲也令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立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會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靑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克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

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
辱招譏適可充衛土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
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
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
其勢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覲對便欲
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
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
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
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

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胄、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誦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淸談、則爲親也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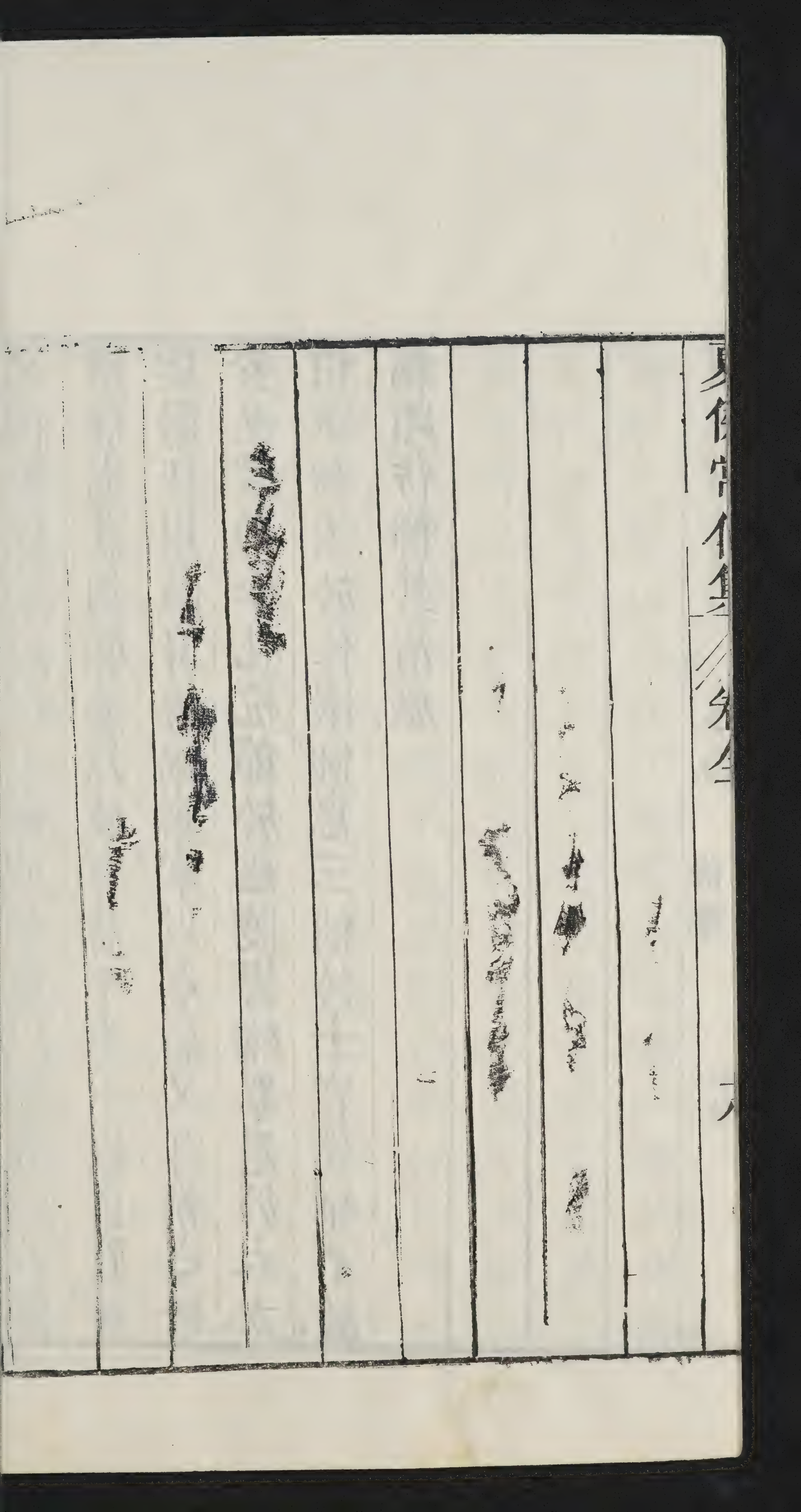
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遯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譏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拯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立白冲虛佐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

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
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
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
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
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
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
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
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
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

嬴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迮桓公或投巳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偕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騑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

鬚眉之數而璧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已上朝堂荅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

文傳說操築以窘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生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淸塵



羊秉序

羊秉爲撫軍叅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叙、極相讃悼、羊權爲黄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序絶可想、是卿何物、

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齓而佳、小心敬慎、十歳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雝雝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
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爲無與
爲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
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
惑歟。

從祖叔權幼權序

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羣帥。戲
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
敢違、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

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

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而戰。遂沒陣。

誥

昆弟誥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湆、瓏、瑫、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惟、以聽我之格言、湆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

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藉乃綜其徽言、鳴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

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謚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

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實爾猶是儀、嗚呼、余其敬哉、俞余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齓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逞惟甯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

逮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余其爲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余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寻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躋、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湄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瑫厥

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余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于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怠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余知之迺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

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
其成寻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底明厲翼、邇可遠
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
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
惟易、湄曰、俞、明而昧、崇而俾、冲而恒、顯而賢、同
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湄曰、
俞、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
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瑫亦昌言、
瑫曰、俞、滋敬于巳、不滋敬于巳、惟敬乃恃、無志

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涓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贊

東方朔畫贊 有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

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

謂振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譚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僊。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

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汚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虞舜贊

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左邱明贊

世亂譏勝、君子道憂、邱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顏子贊

知章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之惟高、瞻之攸希、

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莊周贊

邈邈莊周、騰世獨遊、遯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管仲贊

堂堂管生、志存與仁、仁道在巳、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鮑叔贊

鮑叔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范蠡贊

悠悠范子、求仁在己、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逸舉遠遊、永齊終始、

魯仲連贊

峩峩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絜、隨事抑揚、與時開闔、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傳

外祖母憲英傳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會芝之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

來呼歡俱去歡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歡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歡曰然則歡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

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鎭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特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

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詩

周詩

敍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旣般斯虔、仰誽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

山路吟

夙駕兮待明、陟山路兮遐征、冒晨朝兮入大谷

道逶迤兮嵐氣清、攬轡兮抑馬、踟躕兮曠野、曠野驅兮遼落、崇岳兮嵬崿、邱陵兮連離、卉木兮交錯、淥水兮長流、驚濤兮拂石、

江上泛歌

悠悠兮遠征、倏倏兮暨南荆、南荆兮臨長江、臨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岳跱、蘩蕪紛兮被臯陸、修竹鬱兮翳崖趾、望江之南兮、遨目桂林、桂枝蓊鬱兮、鵾雞揚音、淩波兮顧

濟舟檝不具兮江水深沈嗟迴盼於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離親詠

剖符兮南荆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長夜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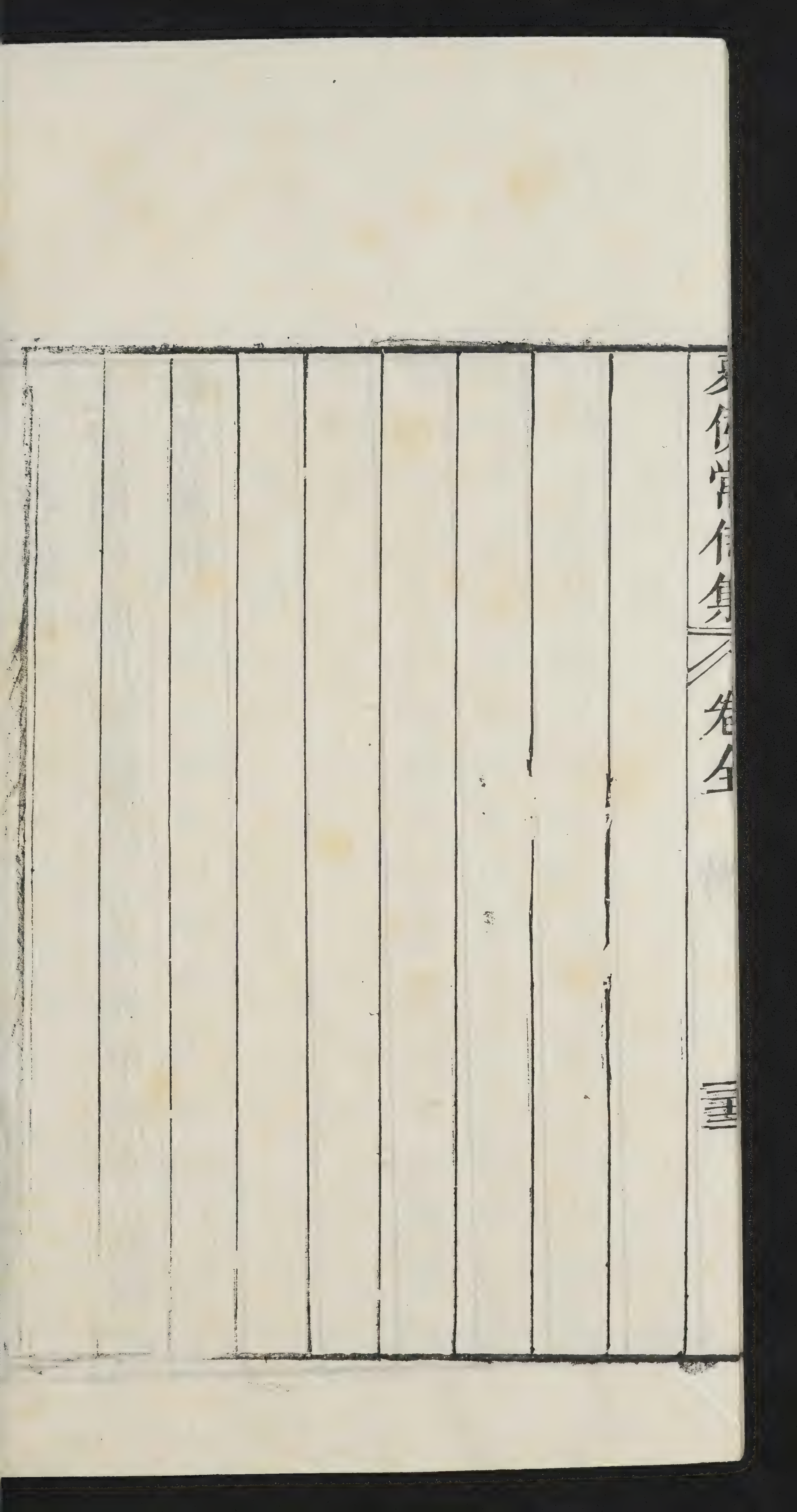
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遥兮，聆太虛以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寒苦謡

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懔以降寒，霜皚皚以被庭，氷溏瀩於井幹，草槭槭以疏葉，木蕭蕭以零殘，松隕葉於翠條，竹摧柯於緑竿，

征邁辭

上伊闕兮臨川，拊駿馬兮授鞍，中衢兮截歎歔鞚兮盤桓、



本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

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深達存亡之理

史臣曰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

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卑、徃哲攸嘆、

夏侯常侍集終

